



临门一脚 差在注水

师文静

近日,仙侠玄幻和古装宫廷剧集体发力,争夺收视与点击量。在《延禧攻略》的碾压下,《如懿传》在话题上不温不火,《武动乾坤》未能成为大爆款,而刚收官的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赢了话题度,却因副线故事冗长而挫伤了口碑,差了一小步没能成为爆款。这种“差一步成爆款”的现象,让观众抱憾,也让电视剧生产制作的缺陷暴露无遗。

当下的爆款剧,在提供消遣娱乐的同时,最关键的是能与观众产生共情、共鸣,从而产生社交话题,若不能从情感上与观众共振,就很难形成大面积的话题。在制造情感共鸣上,《延禧攻略》主打“爽”,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(以下简称《香蜜》)主攻“甜”和“虐”,可谓精准。《延禧攻略》的女主角魏璎珞的设置,就是为了满足上班族、学生党们的情绪抒发和内心需求,谁能不喜欢一路升级打怪“女子力”超强的女主角呢?先天并不占优势的《香蜜》能突出重围,关键点是与观众共情,在纯爱情节上甜得齁死人,在虐恋情节上又虐得观众肝肠寸断,在漫长的几世轮回中,女主角成熟前满足了观众的“少女心”,成熟后又满足了女性观众对“女子力”的追求,摆脱了仙侠剧的老套路。

《香蜜》颇有爆款潜质,还有一个特点是在社交追剧、弹幕流行的当下,给观众呈现了年轻观众想要的轻盈、纯粹的情感故事线,为他们的社交观剧打下了基础。那些主角经历无数艰难险阻,一步步战胜奸邪恶,最终成长为救世大英雄的老套路热血励志故事(比如《武动乾坤》),已无法为社交观剧提供更多兴奋点,没有话题,也就没有了成为爆款的可能。《天盛长歌》也因题材不讨巧,缺少话题点,而无法获得大面积的观众赞誉。

但与简洁、干净的爆款日韩剧相比,在演技、故事、共情都具备的情况下,《香蜜》未能成为爆款,甚至是偶像剧代表作,究其原因故事的冗长和拖沓,这种显而易见的缺点,创作者未能避免,着实是一大遗憾。该剧两条可有可无的配角线赶超主角戏份,成为一大硬伤,被不少观众吐槽。摆脱不掉的“注水”嫌疑,加之戏外的剧本纷争,让该剧口碑元气大伤。即便尾声精彩,也未能提升分值。

观剧情绪与审美的迅速变化,已让市场很久没出优质爆款剧了,不少影视剧的创作者们似乎也无心为艺术、为观众而创作,眼中只有利益的最大化,不惜“明知故犯”为电视剧注水,往往毁了一部有可能成爆款的好剧。影视剧创作应该以满足受众的美好需求为第一要务,才能获得观众的真心热爱。



英国“荒诞派”戏剧大师、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·品特代表作《背叛》近日在济南首演,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了一次“品特式”的日常生活平静状态下的“威胁”,也给我们的戏剧观念带来了一次新的启示。

于平静叙述中 寻找背叛之源



三部华语片参加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

《撞死了一只羊》获“地平线”最佳剧本

本报讯 近日,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在水城威尼斯闭幕,全部奖项已揭晓,从主竞赛单元获奖名单来看,本届威尼斯电影节没有出现爆冷情况。

一直被看好的《地心引力》导演阿方索·卡隆的新作《罗马》斩获威尼斯最高奖金狮奖。这个结果可谓众望所归,该片在威尼斯场刊评分一直处于领先优势,达到惊人的4.65分,比第二名《希斯特斯兄弟》的3.85分高出一大截。

美国演员威廉·达福凭借在《永恒之门》中饰演的画家“梵高”,打动了评委,捧得最佳男演员奖。英国演员奥利维娅·科尔曼则凭借在《宠儿》中饰演的一位18世纪女王征服了评委,拿下最佳女演员奖。

作为今年竞赛单元华语片独苗,由万玛才旦导演、编剧,王家卫监制的《撞死了一只羊》获得“地平线”单元最佳剧本奖。万玛才旦多年来致力于藏语电影的创作,其作品《静静的

嘛呢石》《寻找智美更登》《老狗》被称为“藏地三部曲”。《撞死了一只羊》讲述了两个金巴在现实和梦境之中穿梭,在交错人生中寻找自我的故事,影片融合了公路、悬疑等多种元素,算是万玛才旦在类型片上做的一次尝试。

此外,张艺谋新片《影》、蔡明亮的纪录片《你的脸》在威尼斯展映。《影》讲述一个被秘密囚禁的小人物不甘心只做替身,重新找到自由与自我

的故事。看过该片的影评人“二十二岛主”透露,该片可以算是老谋子近年来的“回勇之作”,“比《长城》好很多,也比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要好”。

影评人木卫二认为,无论奖项分量还是影响力,戛纳仍然遥遥领先于威尼斯,本届威尼斯之所以给人“卖相不错”的印象,是因为今年是电影大年,即便有些作品从戛纳转投威尼斯,依旧实力强劲。

本报综合

本报记者 黄体军

拒绝道德评判

《背叛》一剧可能会让喜欢作道德判断的观众失望。在此有必要了解一下品特及其戏剧观。品特是“荒诞派”戏剧的代表性剧作家之一,2005年因“在作品中提示出隐藏在日常闲谈之下的危机,并强行打开了受压抑的封闭房间”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,他的戏剧被人们习惯于称作“威胁戏剧”。

妖魔鬼怪、天外来客、异形入侵及天灾人祸等都是人类面临的恐惧和威胁,但在品特看来,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威胁更具实质性。《背叛》面世于1978年,是品特创作晚期的一部代表作,用倒叙手法讲述了一个持续十年之久的背叛的故事。

剧中三个主要人物杰瑞、罗伯特和爱玛,其中文学经纪人杰瑞和出版商罗伯特是多年好友,罗伯特和爱玛是一对夫妻,杰瑞和爱玛是情人关系。剧中提到但未出现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作家凯西。全剧从1977年杰瑞和爱玛在某酒吧的一次相聚开始,慢慢回溯到1968年两人发生初次恋情的场景。在这十年间发生了各种背叛:罗伯特和爱玛这对夫妻相互婚姻的背叛,杰瑞对罗伯特的友情背叛,爱玛移情于作家凯西,对情人杰瑞的爱情背叛。

全剧重在冷静而客观地展示背叛的全过程,不作任何道德评判。剧中人物谁是谁非、谁高谁低,谁输谁赢没有定论。正如诺贝尔奖颁奖词所说,“品特的作品中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。”这正符合品特强调的戏剧观,即“戏剧不要说教,而要保持客观性”。

而保持客观性对演员的舞台控制力提出了很大挑战。导演张慧表示,因为翻译版本语言很生活化,排演时几乎不需要“二度创作”,要做好的就是“把人物心中巨大的隐瞒和波澜通过日常对话表现出来,再把它们埋回人物心中。”

拒绝提供答案

《背叛》会让喜欢大团圆结局、喜欢在最后一幕所有冲突和矛盾迎刃而解的观众失望。我们看到的是,剧中人物十年间或背叛别人或被别人背叛,并各自得悉了事情的真相,受到影响的只是两个朋友好久不在一起打壁球了,情人见面的间隔越来越长,夫妻两个经过长谈以后可能会分手,但没有出现激烈的报复、打斗、仇深似海、永不见面。即生活表面的平静并未被打破,他们照样见面,一起吃饭,谈论友情和爱情,尤其是杰瑞和罗伯特两个人,照样互相认为彼此是“最老最好的朋友”。

品特揭示的正是我们自以为牢不可破的心理地基出现的裂痕和崩塌,最可怕的是它就近在咫尺,在我们身边温柔的生活面纱之下,这种威胁更具杀伤力。

品特曾表示,“我创作从不从某种体系或理论出发。”巧合的是《背叛》正是品特和妻子费雯决裂、和女作家安东妮亚同居之后写的第一部戏剧。尽管品特否认此剧与他的爱情生活相干,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,品特在生活中肯定从某个角度品尝过“背叛”的滋味,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,这种“威胁”决非空穴来风,而是有深厚的生活土壤,且常常没有答案。在生活中无解的东西为何强制在艺术上有解呢?正如品特所言“作品所赋予的生命已足够了,倘若试图挖掘更多的内容,事实上纯属浪费,这会堵塞车轮的。”

对于这部没有答案的剧,导演张慧“很享受”地表示,“恰似与品特谈了恋爱、捉了迷藏——猜他的心思暗指,猜他喜欢藏在哪里,然后用心做好最有趣的情人,玩伴。”